第二百四十九章 赏功

雷亚轻语：“不好意思治疗过头了。”在他身上摸了一阵找到一个储物袋，这家伙该怎么说呢。够小心就是对自己的处境太自信，逃到了一个绝佳的环境中但是竟然把自己的犯罪证据乱丢，也不是因为日记蓝也就光欣赏一副艺术画面而已。

接着从他的储物袋中拿出来两张灵卡塞到他怀里说：“谢谢。”

站在外面的蓝如同门神般看着围过来的人，要不是因为他手中的城主令早就被人扒光衣服了。

周围的人低声议论。

“原来他是星瀚城城主的人呢，这么年轻。”这个女人在说的时候眼放精光。

“就是、就是，看样子能力也是很强呀。”

“让开一下。”一声浑厚的男人喝声打破了现场的围观。两队士兵开道，定安城主走了过来，他的身边就是昨天逮捕蓝的将军林栋。

定安城主问道：“不知道星瀚城主来此地方所谓何事？”他是一介文官虽然不想对得罪武官，不过要是他们每个正当的理由来这里乱摆城主令，那就属于闹事行为，自己怎么着也要找一下面子吧。

蓝刚要说话，身后的门就被打开。雷亚走了出来，对着定安城主拱手贺喜道：“恭喜定安城主，大功一件呢。”

这一句贺喜一下子把城主贺懵了，不解问道：“雷城主什么事值得为我贺喜呀？”

雷亚把手中的日记交给他说：“看了自然就是大功一件。现在人已经躺在里边了，只是其中交代的时候他有点反抗精神，你也知道我们这些人都有些小脾气。”

定安城主翻看着雷亚给的本子，光是封面上的字就够让他惊讶的了，这是行凶右丞相的最后一个刺客，要是按照雷亚这么说那里面躺着的人就是一个行走的一等功，虽然变成了具尸体但是价值没变呀。

“等等。”定安城主心中一惊看着雷亚不确定地问：“雷城主你刚才的意思是？”

雷亚笑着说：“就是字面意思了。”

“这个…”虽然早就想到雷亚这不是在开玩笑，但是这么大的馅饼落到自己头上都有些被砸蒙了的感觉，接着冷静了一下说：“雷城主有什么条件吗？”

“当然了。”雷亚说：“我已经好几天没吃好饭了，还有酒。”

定安城主问：“还有呢？”

“还有啥？”雷亚不解地问：“蓝还有啥？”

站在一旁的蓝说：“还有找个安静点的房间，这里太吵了。”

“对，就这些。”

“就这些？”定安城主都有些不相信自己的耳朵，这是什么要求，平白无故把一个一等功让给自己还只是要求一顿饭？

“当然了。”雷亚说：“我们先去你城主府等你了，希望这次别把我们拒之门外。”

“不会。”定安城主急忙说：“林将军你去跟着雷城主，顺便把林恩叫来。”

“是。”

雷亚两人跟着林栋一路来到城主府的会客厅，林栋说：“两位在这里等一下我去吩咐一下厨房。”

“这种事还是让仆人去做好了。”雷亚说：“没必要安排将军亲自去吧。”

“现在您们两位可是定安城的座上宾，我可怠慢不得。”林栋的语气一点也没有昨天抓人时的狠厉，没办法形势在变化总不能对每个人都一个态度。

雷亚点了点头，看着林栋离开，立刻拿出了打劫来的储物袋说：“让我看看里边有什么好东西。”

“你不是看过来吗？”

“当时找灵卡的时候就轻轻一扫，没仔细留意。”雷亚从里面拿出来一个奇怪的东西，这个好像是满足那个‘大人’癖好用的。

雷亚把东西塞了回去说：“我瞬间对着储物袋没兴趣了。”

“灵卡你拿了没？”

“拿了。”雷亚从自己的储物袋中拿出灵卡，整个卡是晶体制成的卡片，上面刻着纹路，最上角写着逍遥之地，在中间还刻着一个标志。

蓝说：“这是‘奴鸣’的标志。”

“奴鸣是什么东西？”

“启灵大陆有四个造钱商，分别是‘奴鸣’、‘白三角’、‘黑暗夜纹’、‘卡尔洛克斯’，这种灵卡在全大陆通用，不像那个人说的另外两张灵卡只能在特定的势力之间使用，而且你手上这灵卡不需要本人操作，他们只认卡不认人。”

雷亚问：“他不是说‘逍遥之地’嘛。”

“那是一个三不管的地带，是一群有钱人进去享受的地方。不过也是一个提升实力的好地方。”

“还有这种地方？”

蓝再次解释道：“这个逍遥之地好像是世界大陆势力默许存在的地方，其中分为娱乐、修炼和战斗场所，还有一种说法是这个地方好像是人为形成的，要不然怎么会出现这么合适的地方。其中娱乐之地就是酒馆、赌场什么的应有尽有，基本上没有几百金币保底，进去两天就会被丢出来。”

“丢出来？”雷亚有些意外地说：“这个地方还挺和善的嘛，只是丢出来。”

“因为娱乐之地就是这样的规则，不准杀人。要是去了修炼和战斗场所就是另一副画面。”

“你熟悉的吗？”

“我看过逍遥之地的宣传水晶，那里确实挺诱人的而且什么人都能进，可谓鱼龙混杂。”

“你都说这个地方这么好了，我想去看看。”

“也不是不可以，只是咱这灵海境的修为在修炼之地恐怕举步维艰。”

雷亚笑着说：“我可没有找虐的心思。”继续从储物袋中找还有没有能用的东西。

一个透明的瓶子吸引了雷亚的注意力，从储物袋中拿出来，里面充斥着黄色气体而且瓶子上贴着‘阴冥散’解药。

雷亚看着瓶子上贴的名字有些意外地说：“这个是？”

“什么东西？”蓝拿过瓶子正好看到上面的名字，接着说：“有意思。”

一阵饭香飘进两人的鼻子中，雷亚深吸一口气把刚才所有的事情都忘掉说：“先吃饭。”

林栋后面跟着五个人端着饭走了进来，最后面还跟着一个将军，就是抓捕雷亚的孙任九，他的手中拿着两坛酒，看样子这是来陪酒的。

一道道饭摆在了桌子上，林栋率先开口：“雷城主时间紧迫后面的菜要一个个的上。”

孙任九接过话来说：“不过酒是随便喝，雷城主俺老孙多有得罪还望见谅。”

“执行命令嘛，那时候谁都有嫌疑，怎么会怪罪孙将军呢。”

“多谢雷城主。”孙任九拿过一个碗来，把酒倒上说：“三十年的‘今朝笑’，今天给刨出来了。这一晚我敬雷城主。”

“没问题。”雷亚拿过碗来孙任九立刻倒上，一口下肚，雷亚只感觉有股绵绵的辣味从嘴中往下延伸，酒香在舌尖回荡。

“这酒…”雷亚再品了品说：“可以呀。”

“那是。”一杯酒下肚孙任九的嘴算是开了，在酒的刺激下少了些拘谨说：“这个可是三十多年的，平常来哥都不拿出来让我们看一样。”

这个所谓的来哥就是定安城主王学来。

雷亚吼道：“既然今天拿出来了，那就狠狠的敲一笔，不醉不归。”

“没问题。”孙任九附和着，再次与雷亚碰上。

蓝也是拿起一坛酒给自己倒上，几天前还是拿着坛子直接灌的，现在变得这么文雅了，也不管那两个家伙说：“林将军要倒吗？”

林栋急忙接过酒坛说：“怎么能让您来，我自己倒。”

蓝没有拒绝，这种事就是要分清主次，要不然要仆人干什么？

“雷亚少上头。”蓝碰了一下雷亚，示意他安静一点说：“一块走一个。”

四个碗撞在一起，蓝的碗中的‘今朝笑’入口心想：“这味道？还没有‘十年燥’好喝。”但是那烈性、辛辣，就是个爷们。这酒就像是一头汗血马但是在闲庭漫步，就算它血脉好也没啥用，没有那跑起来的威风。不过人家都说这事压箱底的东西了，也不能打扰了人家的性质。

四个人从上午一直吃到中午，孙任九拿过来的酒更是一坛不剩，这期间王城主一直没有出现，看来这次抓到的刺客够他忙一阵了。孙任九和林栋已经睡在了地上，而雷亚和蓝也是通红的脸。

雷亚看着空空的酒坛说：“这酒怎么样？”

蓝粗鲁地回答：“娘们。”

“就是，喝了这么多还挺清醒。”雷亚站起身来走到门口，正好看到一个仆人端酒进来。这是孙任九还清醒的时候喊的：“没酒了，拿酒来。”

雷亚眼前一亮，脚步错落在仆人还没反映过来时抢了他手中的酒，打开坛封闻着里面飘出来的熟悉的味道说：“好东西呀。”

那个仆人这才反应过来惶恐地说：“雷大人，因为没有‘今朝笑’了，有年份的酒只剩下这一坛‘十年燥’。”

“多少年的？”

仆人惶恐地回答：“二…二十年。”生怕这位大人不满意发起火来，那首当其冲的就是自己了。

“好了，这里又能睡觉的地方吗？”

仆人松了一口气说：“后院的客房能睡。”

雷亚想了一下自己的城主府，看样子两成的府邸是一个构造说：“没事了。”

蓝看着雷亚手拿着一个小酒坛走过来说：“找到好酒了？”

雷亚显摆道：“二十年的‘十年燥’，我喝的最高年份才十年，上次从星瀚都没有尝到过‘十年燥’。”

“这种酒上不了台面，只是给佣兵喝的杂酒。”

“那他们能喝上二十年份的吗？”

蓝摆了摆手说：“行了，你快喝吧。我不跟你抢。”

“我会客房去，喝了直接去睡觉。”

看着离开的雷亚，蓝嘴角轻笑着低语：“是去睡觉？还是去见人呢？”

整个房间只剩下蓝一个清醒的人，趁了一会，起身离开这里。